

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

赵静蓉

提要: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怀旧成为现代性视域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事件。它是人的一种意识行为,是一种历史感和价值论,且带有审美体验的性质。现代怀旧体现了作为一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它顺应并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心灵宁静的需求,反映了现代精神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浸染和改变。

关键词: 怀旧 过去 现代性

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怀旧在本质上是“古代”和“现代”之别的,在经验事实和美学实践的层面上,怀旧实际古已有之。比如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回忆是一种怀旧、远古时代先人们的祭祖活动是一种怀旧、历史的记载和传承是一种怀旧、大量以过去为母题的文学艺术创作更是怀旧。从某种意义上说,怀旧几乎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但问题恰恰在此。事实上,在怀旧尚未以一种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的方式呈现在人类生活视野中之前,怀旧现象的在场同时也意味着怀旧问题的缺无。

怀旧真正作为一个理论议题被提到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来,是 20 世纪中后期的事。至此,不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理念,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服饰复古、家居装饰自然化、休闲娱乐田园化等,还是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如摄影界的“黑白艺术”、音乐界的老歌翻唱、建筑界的“老房子”系列、文学界的“怀旧系列丛书”、影视界的历史剧创作等,甚至是科学界的考古热、民俗学神话学的复兴、出版业对冠以“记忆”之名的杂志的商业炒作等等,这种种社会及艺术现象都证明了怀旧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而是生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全民性的集体事件,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推动了怀旧理论的明朗化,暗示出怀旧话语在人类现代时期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拓展,使怀旧问题的突显首先表征为现代社会或现代性视域下的怀

^{*} 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为“现代文化的转型与怀旧情结”,项目批准号为:04CZW004。

旧。换句话说,怀旧理论的明朗化几乎是与人类对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渐趋成熟同步进行的。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在怀旧的个体性与集体性、怀旧的心理意义与文化功能、怀旧的审美形态与生活形态等多重层面的交织共生的状态中,现代怀旧通常又是从各种现代艺术形态中得以表现的,它充分展现为艺术及审美领域内的新风尚,体现了对传统艺术及美学的革新精神,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艺术史或美学史上的“事件”。正是从社会文化及审美艺术这两个方面,怀旧深远地影响到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一、何为怀旧?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怀旧总被想象成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它是某种朦胧暧昧的、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好的、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还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人们习惯于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描述怀旧,注重那些触发我们怀旧情思的生活细节,沉迷于那种略带惆怅的“甜蜜的忧伤感”,比如一张古旧的唱片,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一间挂满了老照片的咖啡厅,一段久远的故事,一个仿佛属于过去的人等等。在其中,不仅怀旧本身的意义被避而不谈,而且这一意义的能指也被当作一个既成前提,以致我们常常跨越对怀旧本质的界定,直接在类型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如怀旧文学、怀旧艺术、怀旧哲学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最值得我们追问的恰恰却是,怀旧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或者换个问法,怀旧本身是可定义的吗?是什么导致怀旧被区分为众多的不同指涉?在它的众多指涉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统一连贯的语用标准?怀旧的不同意义和所涉领域还有哪些?这些不同的用法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重叠、相互联系进而相互转化的呢?最后,怀旧与这些指涉之间是什么关系?它是它们的总和吗?我们要对怀旧形成一个怎样的共识才能进入怀旧的问题情境?

哲学关注怀旧的深度及怀旧的能指,社会学关注怀旧的广度及怀旧的所指,针对不同学科、不同视野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凭借怀旧所涉领域的相互重叠以及这些相关概念的相互印证来获取对于怀旧本身的知识,从中归纳出对怀旧的五点界定。

首先,怀旧必定是一种人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也即体验活动。这既与触发怀旧行为的具体事物无关,也与它可能会引起的主体的某些生理反应无关,前者是怀旧产生的直接刺激源,而后者是怀旧意识的次生物。也就是说,怀旧活动只能出现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而非物质领域内,比如看到书页当中夹杂着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由此产生联想、开始回忆,想到逝去的岁月,想到岁月中两个曾经相爱的人,想到一段曾经惊心动魄的爱情,因而生发出对岁月无情、爱情不再的伤感情怀。这里的联想和回忆是怀旧行为,伤感是怀旧情绪,而玫瑰花、岁月、人、爱情则是触发怀旧的媒介。怀旧本质的精神性与怀旧实体的物质性并行不悖,但绝不能混为一体。或许可以这么说,怀旧感是一种人文精神,而非自然科学精神。它的发生是难以预料的,几乎总以不经意的方式“突袭”某个人;它是无须证实也无法计算的,就像一团雾一样潜伏在人类意识的深层,等待着被各种可能性激活;它也不能用物质材料建造起来,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或想象活动,它可以是完全抽象的。怀旧感与自然科学求精确、求严谨、求客观的精神完全不同。

其次,怀旧主体必定把过去当作向未来挺进的原料。正如杰拉尔德·克瑞奇所认为的那样,对很多人来说怀旧意味着很多方面,但它基本上是指把过去理想化和对过去的渴望,它还可以指一种对过去的病理学沉迷,几乎建立在要取消现在的意义上,或单纯是一种对逝去事物的短暂而美好的回忆(Kreyche, 1998)。在怀旧主体的思想意识中,过去是基本要素和核心要素,过去不但远离了现在,而且根本就是缺席的。尽管按照事物的本质不可能有完全适用和正确的过去,但怀旧主体总是可以根据现在的需要捏造和编排过去,作为历史,过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人类提供现实的模型。按照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就是:“过去总会被合法化”(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02:6)，“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02:30)。过去为什么会具有如此魅力呢?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认为,“所记住的过去的历史价值基于三种力量。第一……它能够并且确实提供了来自过去的有意义的、并且有时独一无二的信息。其次,它同样能够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意识,这恰恰是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甚者,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它正是‘这种允许我们对于历史的长期意义做出论断的历史眼光’。”“我们正在与活的资料来源打

交道,恰恰因为他们是活的,不像经过铭刻的石头或者一捆捆纸张,所以他们拥有在双向过程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能力。迄今为止我们集中注意的是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保尔·汤普逊,2000:182—183)。法国心理学家哈布瓦赫认为,“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即使我们可能觉得自身拥有足够应付的有机资源,但来自社会生活的利益也会以多种方式驱使着我们,以至于我们要被迫限制自己。于是,在我们强加于自身的那些约束中,又增添了这些源自外界的约束。我们的印象具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形式,但却以丧失部分实质作为代价。成年人在社会中对自然的渴望,在本质上就是对童年的渴望……”(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6—87)简单地说,在真实而准确的过去与我们对过去的印象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过去可能只为我们留下了“主体的一般观念、一些多少有些特点的象征符号、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诙谐的事件小插曲,有时是对一幅版画的形象记忆,甚至是一页书或几行字”,我们的印象企图填平这道鸿沟,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我们无法在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无法再现出与整个故事相对应的不同部分,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1),与之相反,我们只能以另一种较为现实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即以当时情境、事态轮廓或参与人物的构想来弥补时间的流逝对生活细节的消损,通过主观的想象来重新经历当时的生活。即使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已然不存在的,即使过去充满了苦难,但隔着无法消弭的时空距离遥望过去,过去仍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也是文学家历来关注的主题,就像韩少功在他的散文集里曾深情诉说过的:

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生长的,被后来的思想和情绪悄悄删节增添,永远没有定稿,没有最标准版本,我没法校对。用大师一点话来说,记忆只是冒充过去,假冒品。我知道,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

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好吃。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成年后也许觉得很乏味。其实呢,不是吃的和看的变了,是我们这些人变了,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去,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着。(韩少功,1997:78,145)

从本质上讲,这也说明怀旧就是对过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怀旧的真实性的确不是基于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现实吻合,而是怀旧主体在经历了一定的岁月沧桑之后所能达到的、对过去和现在在意识层面上的心理真实。

总向过去汲取勇气和帮助,怀旧主体的情感倾向是自不待言的,通常我们总认为怀旧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决不能依此断言怀旧就等于保守主义。^①怀旧属于一种个体的情感体验,且要辅以想象的帮助,它的本质是审美的;而保守主义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有内在的逻辑和原则,它的本质是政治经济的。衡量保守主义的基本准绳是超越性的道德原则和人性面前人人平等,而构成怀旧体验的关键则是主体对待现实与过去的立场,是传统的永恒美好。保守主义大致可以解释为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它所积极针对着的是理性主义与极权主义,而怀旧则是传统与认同的统一,它所暗含的是对已然失落的价值体系的追念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保守主义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乌托邦冲动不仅不能弥合这一缺陷,反而会造成种种灾难,因此保守主义只期待一个可以容忍的、虽有弊端但保证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而怀旧所要面对的问题却是人格的不连续不完整不统一,虽然其乌托邦最终也是指向未来的,但未来却是以完美的过去为典范的。保守主义的深意是自由,而怀旧的深意则是时间。大体上说,保守主义的基点在过去,它的理论原则可谓“对传统的尊崇”,而怀旧的基点在现在,它的直接动机多为“对现实的不满”,尽管“尊崇传统”与“不满现实”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

^① 保守主义指的是一种“可以从历史上和社会学上加以把握的连续性,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下产生,并在与生活史的直接联系中发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虽然反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但却不排斥自由民主,亦不无原则地‘维持现状’……而是致力于用它的信条和标准来批评、改进现状”。保守主义有六点基本信条: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传统的原则;审慎的原则;多样性的原则;不完善的原则(曼海姆,2002;刘军宁,1998)。

面,但它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而且这也会导致二者在理解一些共同的主题上采取两种完全相异的方式。怀旧与保守主义的重合之处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即便如此,二者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再次,怀旧不单单是一种历史感,还是一种价值论。作为历史感,怀旧有三个基本特点:是一种“向内转”或“向后看”的意识活动方式,以“过去”为其最主要的客体;通过重新唤起过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承担起了一定的记载传统、延续历史的文化功能;在构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体现了追寻生命源头、发掘意识根基的动机。在这三个方面,怀旧与回忆的功能是相同的。然而,并不是所有对过去的回忆都可以称为怀旧,从总体上看,怀旧意识所指涉的范围比起回忆和记忆来要小得多:回忆是在记忆背景中的一种可能性,是对记忆的鉴别和挑选,并不一定会涉及到所有的过去;而怀旧则又是对回忆的遴选,它必须在回忆的基础上辅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只涵盖到过去的领域中真正美好的和被想象成美好的那一部分。如果说回忆还有可能按照过去的原样再现历史,那么怀旧根本就是把过去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现时中重新现实化。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的,其“看到的过去”也并非完整、甚至未必真实,怀旧必定是一种有选择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所谓“怀旧是一种采用了特殊的历史性事件并有选择性地重构这些历史事件的现象”(Woolley, 1974),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选择性渴求,“是对一个被净化了的传统而非历史的叙述”(Lash & Urry, 1996: 247)。回忆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而怀旧则必定是美的,必定建基于对现实的否定和对过去的肯定之上,怀旧的亲和性也恰恰在于怀旧主体对某种情调、感受、氛围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第四,怀旧必定是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发生的,“怀旧不是一种反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这样一种对任何时间的任何人的潜在的感情,而是只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有可能”(Tester, 1993: 64)。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怀旧主体的特殊性。怀旧感的袭来常常是在某个瞬间,但具备“突然陷入”怀旧情调中的可能性和资质,并且享有承受怀旧感的能力,却要经过一个无意识酝酿的过程。所谓激发怀旧感的特殊情境就是这一酝酿过程的产物。特定情境的基本特征是“对照”,时间间隔、空间差距、价值优劣、利益得失等都包含在其中,但时间、空间、价值和利益的条件是不需要同时具备的,只要满足了其中之一就有可能促成怀旧。或者怀旧所指向的年代与怀旧主体所处身的年代之间

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或者怀旧主体本身发生了物理空间的位移,这都会拉大怀旧主体在对待过去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心理距离。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得知,按照怀旧在词源学上的意义沿革,心理时空正是产生怀旧的根本原因。它不仅导致了怀旧主体的现实心态的失衡,还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过去与现实的价值评判,诱使其想当然地认为过去比现在要好得多,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失去了曾经在往昔岁月中拥有的好东西。然而,怀旧之“旧”与现实之“新”是永恒相对的,就像失落总要与收获相辅相成一样,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从旧发展到新的复杂历程、并且切身体会到成功与失败的双重滋味之后,才会抱持一种正常的怀旧心态,才会将失落视为收获的必然代价,进而对遥远的过去产生渴念和幻想。没有运动和变化,怀旧不可能产生;现代怀旧的形成最有力地证明了现代性的特殊情境(包括社会激变、传统失落等)的影响。安吉拉·麦克罗比也形容道,“怀旧指示了一种忠实地再创过去的、以及沉迷于这类神话表征的欲望。怀旧也暗示了一种在某个特定时期、在某种装饰过的戏剧性情境下的企图”(Mcrobbie, 1994: 147)。

另外,过去与现实、旧与新、收获与失落等对照是以对照双方同时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在一个人的心里过去的分量极端超出现实的分量,甚至过去的形态完全掩盖了现实的面目,怀旧是根本无从发生的,它也许反会演变成具有广泛影响的革新的力量,以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暴力”作用对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迁施加影响。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伯林在分析 18 世纪中后期的反启蒙思潮时就曾提到:“在 18 世纪下半叶,这种对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不管它是否与特殊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个体、特殊性和不可触知因素的价值强调,以及求助于古老的历史根源和悠久的习俗,求助于未被机智的‘理性人’的智巧所败坏的纯朴而强健的农民的智慧,这些做法都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反动的意义”(伯林, 2002: 15—16)。

由此可见,虽然怀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怀旧所带来的“甜蜜的忧伤感”。怀旧由之生成的特定情境限定了怀旧主体必须是有过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或者是经历过岁月的沧桑,或者是承担过背井离乡的苦楚,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紧张和疲惫,或者是遭遇到理想的受挫与幻灭等等。天真无邪的儿童不可能怀旧,从未离家半步、一直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怀旧,生活状态始终如一且安于现状的人也较少怀旧,怀旧总是发生在那些成熟的、然

而却不乏焦虑感的成年人身上。这大概可以证明怀旧不仅仅是人们转向过去寻求逃避的无意识冲动,更是成年人的一种理性化的意识行为,是生命经验的一种历时比较,是人类个体生命成熟时的精神冲动。

最后,怀旧带有审美体验的性质,这与我们对怀旧主体的情感体验的定位有关。因为怀旧总是基于现实与往昔生活的对比而产生的,倾向于过去就意味着对现实不满,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一定的心理“伤害”,鲁宾斯坦就认为,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比如婴儿期和童年的分离,妇女时期必须重估过去的经验和重新协调青春的失落和进步的关系,以及成年以后由于语言的错置而导致的文化的错置或放逐。对此,主体所能感受到的痛的程度往往与所经受的伤害程度有关,或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失落或忧伤感,或者扩大发展成一种“文化悲痛”,也即“一个个体对失去某种集体或共同联系的东西的反应: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文化家园,与一个更大的文化集团相联系的地方,相关历史”(Rubenstein, 2001: 6)等等。关键的是,无论怀旧主体要经受怎样不同程度的伤害和痛感,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笃信这种“伤害”只有在过去的修复下才能重新获得完满,残损或被破坏了个体生活也才能恢复健康的状态。这就导致怀旧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和文化体验,它所指向并始终受其引导和支配的是一种完满的、理想化的、美的状态,而怀旧行为本身在趋向这种完满状态的过程中,又是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有节制、有限度的审美表现。不仅如此,怀旧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意识活动,它对现实创伤的修复只能是以想象过去或构想完美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怀旧活动的展开必须以想象、联想、情感体验或心理观照等审美活动为奠基,与平庸的、凡俗的、琐碎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带有浓烈的诗意化倾向;与真实发生的、面面俱到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又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过滤,带有虚构和创造的意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怀旧行为也包含了一定的反思意识,但怀旧中的反思与理性的计算、估量或统计无关,它也是在某种情绪、感悟或心理体验的过程中以审美的方式展开,从而实现了对现实、过去、自我及他人的认识和理解,即便它在本质上属于理性行为,但它的运作方式却是完全感性化的,而恰恰是这种感性化的运作方式规定了怀旧的审美属性。可以断言,怀旧就是人类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而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

这五点就是怀旧的主要内涵。我们之所以能够对怀旧的各色诠释

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大概正是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内涵,并且与其相关的诸多事物(也即外延)已然构成了一个无限深广的生活世界,它与我们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对任何一个经历过岁月荏苒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显然,怀旧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怀旧也必定是一种普遍的或普适的、无时代无阶级的人类现象。

二、现代性视域下的怀旧

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个体的困境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群体的困境,反之亦然,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怀旧已扩展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情怀。这就使现代怀旧首先呈现出景观化或普泛化的特点。在传统社会里,不存在需要人类整体共同去面对或承担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对独立且相对自给自足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具体的问题要去解决,受限于血缘和土地的人类关系也要单纯得多,最直接地困扰人类生存的问题大概就是生老病死。所以传统怀旧多表现为“群落”的方式,常常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而怀旧,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局部的、少数人的、特异的。比如怀旧大多包括怀念过去和思乡两种形态,怀旧主体也多为在他乡羁留的游子或具备一定人生阅历的成年人。而现代怀旧则变得非常普泛,它往往是大多数人共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文化体验。这一点导源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等特点,以及物理距离终结,全球化、“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物理距离的终结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成了一个没有边界、也无从确认自身的方位并为之安身立命的世界,就像鲍曼引证帕斯卡尔的箴言所讲到的,我们实际上居住在一个奇异的怪圈中,它的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却无处可寻。或者如米夏埃尔·贝内迪克特所说:“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变成了流浪者——时时刻刻互相联络的流浪者”(转引自齐格蒙特·鲍曼,2001:75)。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流浪者。这为现代怀旧的社会气象奠定了基础,使怀旧在理论层面上具备了必然通用于全体社会的可行性。而全球化则在现实层面上实现和完成了怀旧的普泛化。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德波和鲍德里亚的讲

法,当今社会已经变成了“景观社会”或“拟像的世界”,一切都是景观或者说一切都是拟像,怀旧也已演变成一个普遍的社会景观或拟像,遵照景象复制或仿真的原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增殖。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而现代怀旧却是乡愁本身。

不仅如此,现代怀旧比传统怀旧所指涉的范围也更为深广了。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创,怀旧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已经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文化救赎功能,它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就像基思·泰斯特所说的:“思乡 首先要求我能够构想一个家,对这个家,我是确定的或者可以详细描述它;其次,我知道我没有家……这也可以被解释为界于形式认同和生活认同、反思性认同和具体化认同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Tester, 1993: 66)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文化冲突恰恰表明怀旧就是两种异质文化或异类文化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弱化与反弱化的斗争,具体而言,即为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自然文化对技术文化、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童年文化对成年文化、甚至女性文化对男性文化的斗争。在此斗争中,怀旧不仅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细节问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关涉到人的文化身份、信仰、生活空间、地位、权力所有、民族感等各种较为抽象的人类社会属性,在这方面,现代怀旧显然拓宽了传统怀旧的视域。传统怀旧所指向的客体往往是具体的、确定的(如故乡、童年等),而现代怀旧则要抽象得多,怀旧通常是指在物理位置的意义上家的丧失,但在现代社会里,除了这种“思乡病”之外,“它还常常被用来指一种更为宽泛的统一性,道德确定性,真实的社会关系、自发性和表现性的丧失”(Turner, 1987, 引自 Featherstone, 1995: 93)。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怀旧是现代人的文化生存方式之一。

在以往的怀旧体验中,怀旧主体是怀旧情感的全部承担者,或口头上直接抒发、或形诸书面文字、或在某个运动或某种思潮史上奉之为一种理念,怀旧与主体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怀旧感的表达主要是一种“心动”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的高度发展,我们的世界也越来越趋向于对象化。同样是对故乡和过去的一种挪用和占有,但现代人却越来越贫于依靠自我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来实现之,就像詹明信所深刻认识到的,“现代派在缅怀过去时经常是充满痛苦的,原因是在当时‘过去’除了透过美感的形式以外,无法重现于眼前”

(詹明信, 1997: 457)。换句话说, 在现代科技的“包办”下, 我们越来越难以做到对过去和历史的直觉把握, 而只能将这一切已然消逝的事物和逐渐淡化的记忆转换成“文本”、“形象”、“符号”, 通过在现代语境下的阅读或观看去接近过去、去构建历史的真相。在这种阅读和观看过程中, 不仅怀旧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而且过去、历史和人类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 过去不再是“我们要复活、保存, 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 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 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 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 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 不是我们评判过去, 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 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过去对我们讲述我们自己所具有的、实质上的和未实现的‘人的潜力’, 但是过去不是增添个人或文化知识的教诲或消遣”(詹明信, 1997: 190—191)。

现代怀旧是充分形式化的, 这一形式不仅阻碍了怀旧主体对怀旧感的全盘承受, 而且它本身作为一个中介或媒介, 也使得部分怀旧感被具体化和形象化了。形式由于负载了情感意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我们所体验到的怀旧感也已不单纯地是从我们自身出发而来的某种感情了, 它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 往往取决于怀旧客体所包孕的怀旧感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我们的眼前。从根本上讲, 这是一种由客及主的怀旧, 也是一种被怀旧主体、客体、怀旧形式, 甚至包括怀旧行为本身所共同负担的一种怀旧。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 比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的流行, 还包括服饰界以“唐装”为代表的返古倾向和本土热等等, 都是如此。怀念 50 年代那种充满温情的小资情调, 是从邓丽君的歌开始; 喜欢上尽展女性妩媚的、古色古香的旗袍, 是从张曼玉主演的《花样年华》开始; 对历代的王朝更替、深宫秘史、将相侯臣开始感兴趣, 是从《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戏说乾隆》、《荆轲刺秦王》等影视剧开始, 旅游寻根热, 是从家族史学、家谱学和大量介绍异域风情的景观书系的上市开始……如此我们几可断言, 大多怀旧的盛行都离不开形式媒介的功劳。

在现代社会的视觉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 现代怀旧形式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视觉形式化。我们知道, 相对于文字表达而言, 图像表达

首先是直观和简化的。因为语言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高度抽象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字意义和文学情境的体认必须要靠想象,因此,在现实意识中复活过去的可能性和程度就要取决于读者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多种因素。而具体形象则可以快捷地把过去和现实粘合在一起,在轻松观看图像的同时,观者无须经过想象就可以体会到对时间(也即历史)的占有的快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视觉符号(广告、影视、建筑、摄影等),也充满了视觉符号的制造者(广告人、影视制作人、设计师、摄影师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丹尼尔·贝尔,1989:156)。这说明“看”成了人们接触世界的主要手段,也意味着一个“读图时代”或“观像时代”的到来。在此世界中,怀旧逐渐从“心动”转变到了“眼动”,怀旧变得越来越快捷,也越来越普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怀旧区别于传统怀旧的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前者可转化为一种商品,成为一种关于过去(黄金岁月)的工业文化。这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鲍德里亚把当今社会称为“消费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一个事物的价值大小不是由其使用价值而是由其交换价值来决定的,这就导致事物自身的有用性远不如它的可赏析性和可接受性重要。怀旧之所以能在当下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正是因为它顺应并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心灵宁静的需要。就像罗伯森所精辟论述的,“显然,20世纪后期的乡愁是与消费至上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有着对乡愁的明确需求,当然也存在着对乡愁的大量供应”(罗兰·罗伯森,2000:228)。现代社会供应给我们多种多样的怀旧客体,或者是现实之物,或者是拟像或景观,甚至是空洞无物,但却表征意义的符号或符码,对我们而言,消费这些形象、符号或信息就等于消费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或对真象的强烈影射不仅不会损害或削弱这种宁静,反而只能更加巩固它。这大概也是罗伯森所说的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可以“存心怀旧”的便利吧。比如说,如果1997年山东画报社首次推出“老照片”是开启摄影界怀旧风气的先河,那么从那以后推出的“老房子”、“老城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日子”等一系列“照片本”,就是怀旧工业的鲜明体现。因为经过摄像机和观者的眼睛过滤之后,照片以及照片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感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其编辑者和出版商完全可以顺应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以怀

旧感在这种文化活动过程中的“含金量”为原则,通过不断地推出“老”的系列,营造一种普遍的怀旧氛围,从而增强观者的怀旧情绪或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产生怀旧的渴望。而接踵而来的“怀旧金曲”、“怀旧电影”、“怀旧书系”的流行则更确证了现代怀旧的产业性或商品化。

现代怀旧的这几个特性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成和制约的关系。在由此编织的怀旧之网中,现代性不单单是怀旧的外部环境和生成背景,它也已经渗透到了怀旧的每种形态、每个过程和每个相关细节中,切切实实地成了怀旧的一部分。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的说法,研究怀旧问题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考查“关于乡愁的理论”(the theory of nostalgia),“关注的是对怀旧的理解”,一是探究“怀乡理论”(nostalgic theory),“与受怀旧限定的理论(和研究)有关”(罗兰·罗伯森,2000:209)。罗伯森本人的研究是沿袭第一条思路的,事实上目前英语学界对怀旧的研究大多都沿袭前者,它关注怀旧的发生机制、社会效应及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塑造和影响,还包括了怀旧的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等。相对于把理论焦点放在怀旧的词源学考证、意义沿革、怀旧的本质学和形态学探讨的“怀乡理论”而言,“关于乡愁的理论”研究显然要发达得多。这两种研究理路相互弥补、相互支撑,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它的现实感很强,理论探讨有鲜明的针对性;第二,所涉范围相当广泛,甚至涵括了修辞学、语用学、女性主义等多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学科;第三,对怀旧的外围研究比较充分,尤其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已建构了一个系统化的问题情境。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研究者生活时代的限制,现有理论较少突出关注现代性的视域,对怀旧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新气象缺乏观照;其次,外围研究并不能取代内部因素及本质属性的探讨,第二种研究模式的落后就是明证,而审美作为怀旧(尤其是现代怀旧)最不可忽视的特征恰恰是怀旧研究中最滞后和欠缺的环节;第三,对怀旧的社会学关注也极易使怀旧研究蜕变为肤浅的现象解读,而忽略怀旧景观所蕴涵的哲学深意,造成怀旧理论的单薄和武断。

怀旧是个人皆可谈的话题,也异常复杂和丰富,由于前者,怀旧研究极易流于浅显;由于后者,怀旧研究又极易陷入片面和简单化的误区。我们寄希望于通过研究怀旧话语,通过现代性的宏观视域下重

新挖掘怀旧的现实必然性和审美可能性,来探讨怀旧何以能够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并决定其意义归属;怀旧的价值目的是什么以及这一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怀旧所蕴涵和折射出来的现代生活实质是什么;当我们穿越感性的和审美的怀旧表象去探视现代历史这个庞杂而暧昧的存在时,现代性及现代精神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浸染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怀旧为切入点,也许我们可以更亲切、更有效地深究处身于现代社会史进程中的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对人类的精神史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02《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马俊亚、郭英剑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保尔·汤普逊, 2000《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渠东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伯林, 2002《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冯克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丹尼尔·贝尔, 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赵一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韩少功, 1997《灵魂的声音》,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卡尔·曼海姆, 2002《保守主义》, 李朝晖、牟建君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刘军宁, 1998《保守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兰·罗伯森, 2000《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梁光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论集体记忆》,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齐格蒙特·鲍曼, 2001《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郭国良、徐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詹明信, 1997《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侨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Featherstone M. 1995.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Kreyche, Gerald F. 1998, "Basking in the Glow of Nostalgia", *USA Today* (Magazine), Jan., <http://articles.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m1272/his-n2632-v126/ai-20301243?>
- Lash, S & Urry, J. 1996.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ercurio,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Rubenstein, R. 2001. *Home Matters: Longing and Belonging, Nostalgia and Mourning in Women's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 Testa, K. 1993.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Woolley, M. 1974, "Beyond Simulation: Production and the Nostalgia Industry." <http://gadfly1974.nease.net/articles/foreign23.htm?>

作者单位: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罗琳

classification of formal vs.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his typology of social ac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is typology, he is unable to perceive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Western and non-Western) o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ty in the West and elsewhere, as well as the coexistence of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Categorical Sour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 *Wang Tianfu & Wang Feng* 156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s of institutional sources in the spectacular ris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tegories created under the state socialism show new life in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and continue to form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addition to rewarding individuals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shows a clear pattern of alignment along boundaries such as locality, industrial sector, ownership type, and work organizations. Relying on mechanisms such as exclusion and opportunity hoarding, and by forming local corporatism and work organization ownership, member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retain a degree of equality while allowing inequality between categories rise sharply.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Nostalgia as A Cultural Event

..... *Zhao Jingrong* 182

Abstract Nostalgia has been a popular spectacle of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Emerging specially in some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reflecting the modern people's deep demands, nostalgia is a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which contends with over-reasoning of modern society by aesthetics in order to remedy the turbulent and unsafe qualities of modern life and pursue the soul's home. Nostalgia is often of the popular, formal and commensal character in modern times.

RESPONSE

Several Issues in Studies on Village Politics: Response to Ying Xing's criticism and farther thinking *Tong Zhihui* 196

BOOK REVIEW

Probing into Latent Rules in Gender Relation and Gender Studies